一则“邮件注销”通知，让华人科学家瞬间破防

作者：writer 来源：科学网

本文原地址：https://www.iikx.com/news/progress/38651.html

本文仅供学习交流之用，版权归原作者所有，请勿用于商业用途！

一则“邮件注销”通知，让华人科学家瞬间破防。一封大学邮箱注销通知，让Feng Li变得手忙脚乱，也让他内心的科研身份认同遭到震荡。

近日，Feng Li在《科学》发文讲述了他的经历。从中国到沙特，再到澳大利亚，这位青年科学家在辗转于全球学术临时岗位的过程中发现，一个小小的邮箱就是一个人的科研网络、师生纽带，乃至科研身份的认同。

Feng Li在文中透露，他将回到中国，入职一份终身教职岗位。

以下为他的讲述。

缺失

我早就知道我的合同即将到期。

我刚完成了一个海外职位的最后一轮面试，已经在为工作变动做准备。

可当我收到一条写着你的大学邮箱账户将在30天后注销的通知时，我的内心却莫名失措。

对于像我这样的青年科研工作者来说，全球学术环境本就令人望而生畏——终身教职寥寥无几，竞争白热化。我们大多辗转于一个又一个临时职位，往往跨越大洲、奔走各国，竭力构建属于自己的科研身份。

没了机构邮箱，就像没了身为科研人看似微小却至关重要的一部分。

漂泊

我的学术之旅是从在中国攻读博士学位开始的，随后在沙特阿拉伯进行博士后研究，然后在澳大利亚担任了一系列要么依托项目资助、要么是临时的职位。

每一次变动，都让我的研究面更宽、合作更广，责任也更重，也让我与学生的交流更深入。但没有哪一次给我带来长期稳定的工作保障。

有时，前方的道路令人兴奋；有时，则岌岌可危。

工作的频繁变动也让我的家人备受煎熬，当我努力保持工作动力时，他们需要不断适应新的城市、社区。

2021年，接手悉尼大学这个职位时，我一心想证明自己。

我受聘为合同制教职人员，负责带领一个研究团队，搭建独立的研究项目体系。我整天都在排查实验问题、撰写研究论文、撰写基金申请，并开始指导我的第一批学生。

我与不同时区的学者建立合作，我的机构邮箱便成为这些合作关系生根发芽的纽带。通过这个邮箱，我提交论文、协调项目、评审稿件，解答学生们深夜提出的人生中第一个雄心勃勃的问题。不少有意向的博士生也会通过这个邮箱发来消息，其中一些人后来加入了我的研究团队。

我的科研生活，就一点一滴地汇聚在这个邮箱里。

忙乱

去年年底，合同即将到期，我把注意力都放在工作交接上，帮学生和组里的研究人员在校内寻找新的岗位。

尽管如此，邮箱注销的通知还是来得猝不及防。感觉一扇门骤然关上，而我还未做好准备。我手忙脚乱地把所有邮件转到个人邮箱和以前的工作邮箱，直到能访问新的机构邮箱。

但不可避免地，有些邮件还是被遗漏了。

我险些错过特刊撰稿的邀约，好几次论文评审邀请也被遗漏，直到偶然登录投稿平台才发现。一位往届学生让我写推荐信的邀请被耽搁了。还有一些合作者的信息，我始终没能接收到。有位往届学生急着让我帮她修改论文，最后辗转通过社交媒体才联系到我。

每一次，这样的变故都让我意识到，学术工作的顺利开展，很大程度上就依赖于能否被顺利联系到。

归属

用一个普通的通用邮箱发邮件，感觉全然不同，仿佛个人的专业认可度也会随之降低。无论这种

感觉是否合理，机构邮箱本身就象征着归属感——归属于某个院系、某所大学，乃至某个科研社群。

高校总在倡导终身学习与长期影响力。在不同院校辗转的经历让我体会到，当这些价值观延伸到每一个细微之处时，会有多么深远的意义。

多年前，我结束第一份博士后工作时，本以为校园卡失效的那一刻，邮箱权限也会随之被收回。可事实上，那个邮箱多年来一直可以正常使用。从前的同事会时不时发来节日祝福、分享喜讯；读者会借助论文发表时留的这个邮箱，发来和论文相关的问题。

这些消息都让我明白，即便合同终止，我在那个科研社群中的位置却从未消失。

如果高校能允许科研人员在离职后，继续保留机构邮箱至少6个月，就能为我们这些在职业生涯早期摸爬滚打、前途未卜的人提供更多的支持。

我现在准备回到中国，入职一份终身教职岗位。目前，在等待新的工作邮箱搭建起新的科研联结之际，我仍在用个人邮箱和之前的机构邮箱处理学术事务。

作为科研工作者，我们始终在建构，也在重构一种归属感。

参考资料： https://www.science.org/content/article/when-i-lost-my-university-email-my-identity-scientist-took-unexpected-hit

作者：冯维维 来源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

更多 科学进展 请访问 https://www.iikx.com/news/progress/

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，请勿用于商业用途，爱科学iikx.com转发